

# 略论明清苏南望族家学

蒋明宏,胡佳新

(江南大学 田家炳教育学院,江苏 无锡,214122)

**[摘要]** 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学盛行,本着学术传家的理念,在学术发展、科技创新方面成绩斐然,造就了众多人才,进而推动了苏南社会的发展。明清苏南望族家学主要是对具体内容、伦理教化以及治学方法的传承,着眼于保存家学精神,其家学传承的载体紧随时代发展,呈现多样化特征。特别是在近代教育转型的过程中,苏南家学崇尚实学与经世致用,映射了当时社会观念的变迁。如此,明清苏南望族家学能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与时俱进,提升家学的生命力,维持家族地位。于今而言,家学不在,但精神犹存,对认识“家”与“学”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明清苏南望族;家学;载体;特征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1-0068-07

明清时期苏南地区文教发展异彩纷呈,家学作为苏南望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了很多学术巨擘、科技大家,涉及领域不断得到开拓和创新。苏南家学与望族紧密相连,望族是人们对地方上有重大势力或重大影响的家族的通称<sup>[1]</sup>,尤其是仕宦巨族。一般来说,望族家学渊源深厚,家族文化以家学和师承相延续,不仅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在学术史上独树一帜的人物,而且以家族群体的参与显示了苏南家族的文化力量,其家学传统也是家族教育中动员家族、增强家族凝聚力的重要方面。<sup>[1]</sup><sup>173</sup>

## 一、何谓家学

### (一)家学界定

《中华国粹大辞典》、《诸子百家大辞典》等工具书认为家学始于西周,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古代学术传衍的主要途径是师承和家传,在家学传承的风气中,师承与家学又多合而为一。<sup>[2]</sup>家学有特定的治学理念,以家族同门为主体,以祖辈之业为传承方式,有的家族历经数代累积创新而自成一派,能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一定影响,如明代理学家邹守益、邹善、邹德涵祖孙三代的学术传递;清代常州庄氏家学。

关于“家学”的界定,王永平认为家学是对世族子弟学术艺能的培养,世族社会既有其共同的学术

文化习尚,即所谓“共相”,诸世族也各有特色,即所谓“殊相”<sup>[3]</sup>。另外,文化世族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具体到某一家族便凝聚成了既合乎世族社会的一般状况,又有其独特个性的家风与家学,形成了鲜明的家族文化<sup>[4]</sup>,因而造就了多姿多彩的家族文化。刑铁指出家学即家传的学问,在家传经学基础上,适当放宽一些,把家传的文学、史学和技艺也归入家学的范畴<sup>[5]</sup>。王善军认为家学作为家族中世代延续的学问、家族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特色<sup>[6]</sup><sup>141</sup>,最早源于某些专门之学成为家学,这与世袭官制存在有关。他还指出世家大族在家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特点的方法,往往能够成为一个家族治学的鲜明标志,也更容易引起后人的注意。<sup>[6]</sup><sup>143</sup>

综上所述,家学研究范畴有扩大的趋势,侧重于某些领域或是某几个方面的研究。家学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历史性概念,是“家族世代相传之学”<sup>[7]</sup>。随着社会变迁,家学内涵也随之变化,不仅包括具体的家学内容,还包含学术理念、价值取向、学术贡献、治学特点等。

### (二)家学内容及特征

家学有着家族文化印记,注重继承,更看重发展。一般家学内容包括百工技艺、医学、文学、经学、史学、绘画、律令等。历代硕士名儒、科学巨匠

**[收稿日期]** 2016-01-20

**[作者简介]** 蒋明宏(1956—),男,江苏宜兴人,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江南大学教育文化与历史研究所所长。胡佳新(1990—),男,安徽六安人,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生。

中很多承家学洗礼而成就一番作为。

家学具有家族性、区域性,形成了一定的价值体系。“家族世代相传”是家学的本质特征,以家族和家庭为基本范围,以家族世代传承学术理念或技艺技法为宗旨。如果家族内出现某一学术或技艺领域的精英,便会利用家学形式,使得学术艺能在一辈或几代人之间传承,形成“家族学术文化链”,即家族学术传承生生不息的状态,是由不断出现的家族学术人才和学术成果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气度和持续影响构成。<sup>[8]</sup>家学传统有着人文理性的价值追求,注重对典籍文献的讲授注解,关注家族成员的自我和谐,以家庭文化自觉传承的亲合力、渗透力、感染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族成员的秉性操守,通过促进家族成员的综合性、全面性成长以达到他们自身和谐的目的。<sup>[9]</sup>

陈寅恪认为“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sup>[10]</sup>。明清时期苏南望族众多,大都有自己的家学传统,重视学术传家。江庆柏先生指出明清苏南地区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相近,市镇发展较快,交通便捷、经济发达,各类人才集聚于此,一时成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家学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家学是文化代际传承的历史连续体,在动态历史进程中发展、丰富其内在涵养并呈现于世。一种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决定着该文化体系之下教育传统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根本特征。<sup>[11]</sup>苏南望族家学与当时社会发展相联系,是研究明清学术文化不可忽略的方面。

## 二、明清苏南望族家学述略

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和学养有一个积累、承接、保存的过程,而家学作为一种家族传承形式使得家族文化在家族中传递、延续,并根据学术变革做适时的调整。当时苏南望族很多家族成员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其耳目好尚,衣冠奢俭,恒足以树齐民之望而转移其风俗”<sup>①</sup>,进而影响地方文化。文徵明言道“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sup>[12]</sup>家学需要一个“积”的过程,这是一项长期而有意义的家族事业。众多明清苏南望族以家学为基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树立了明确的治学方向、严谨的治学态度。苏南望族家学发展除却经济

因素外,内在文化因素不可或缺。另外,家学不同于家族教育,但其发展也需依托多种载体。

### (一)明清苏南望族家学兴起的缘由

南宋时期,江南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钱穆先生对此言道,“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上支撑点,偏倚在北方。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转移到南方”<sup>②</sup>。明清时期,苏南很多家族随着经济地位的日益显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邑望族”,其家学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结合家族文化因素共同推动了苏南望族家学发展。

#### 1. 兴学重教的风气

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注重家族教化,以立望族门风,希冀家族子弟“人人孝悌,世世善良,不愧诗书望族”<sup>③</sup>。明清苏南望族制度完备、实力雄厚,私塾、义庄、义学、书院等各类私学的创办蔚然成风,如苏州庭闻书院。对世家大族来说,“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有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sup>④</sup>,所体现的便是家风和家学,两者相互辉映,历来为望族所看重。苏南素有“耕读传家”的风尚,“习儒者亦不少,近时吟咏成风。”<sup>⑤</sup>明清苏南望族一般为文化世族,家族“所赖以保其盛,使不至于衰,则在贤子孙耳。”<sup>[13]</sup>将习儒入仕视为光耀门楣、兴旺家族的大业。此外,随着西学东渐,苏南地区经世致用的思想盛行。莫釐王氏家族的王芑孙与其族弟王鏊二人皆精于古文、词章之学,秉承家训,不废“致用”之学。遵循“化民成俗”的传统,教化乡里是苏南世家大族的责任,兴学重教成为滋养家学文化的土壤。

#### 2. 业举读经的风尚

隋唐科举制确立,使得科举与仕途“佳偶天成”。至明清,科举制更为成熟、完备,成为国家取士的唯一正途,“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读书人的梦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当时社会心理的写照。明清科举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这就催生了读经风气,而经术之学是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世家往往也是科举世家,如长洲彭氏是著名的“进士家族”,其五世彭时“博览史传”、“尤精字书音

①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礼政》,道光八年刻本。

② 钱穆:《国史大纲》,国立编译馆1947年,第505页。

③ (明)祁彪佳:《族规》,见《远山堂文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3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④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1963年第5期。

⑤ (清)沈藻采编撰,《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切”。明清家学渊源者多出自文化世族,“即学术昌盛、诗文书翰流布海内外累世不绝的‘文献之族’”<sup>[14]</sup>。随着科举制度化的发展,儒学教育体系逐渐权威化,促进了一批科举、学术世家兴起,如常州今文学派的兴起与庄氏家学相辅相成,庄存与的经学主要是通过家学传承和发展取得科举和学术上的成就。业举读经的风尚与明清社会的选士制度密不可分,为了稳固望族地位,自然对家族教育不遗余力,而家学作为宗法社会长期存在的一块基石,为家族培养了人才,使之能够出入官场文坛,从而提高或巩固家族的社会声望,这是明清苏南望族家学兴盛的客观需求。

### 3. 贾儒并行的理念

明清时期苏南地区经济殷实,商贾云集,很多望族亦商亦儒,深谙儒家之学,著书立说,并积极参与兴办文教活动,如清代苏州潘氏家族在科举上功名显赫、彪炳千秋,同时又是苏州著名的富商士绅。镇江商人陶兆第,以田二百亩、城内房一座捐送宗祠,用以兴办族学。莫釐王氏家族既是书香门第,又为商贾世家。王氏家族由儒到贾始于王逵,其家谱记载“好学重礼,以紫阳小学浦江家规训其子弟,不惟家门以内,秩然有序,且化及一乡焉”<sup>①</sup>,直到王鏊才真正实现转变,王鏊“年十六随父读书于国子监,诸生争传诵其文”,成化十一年,“乡试、会试俱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sup>[15]</sup>无锡唐氏本为儒学巨族,清初入商贾之中,但不废儒业,实为贾儒并举,如唐懋勋之子唐诚培,“稍长弃儒而贾,暇则仍手一卷,虽同辈哂笑,不顾也。”“喜读《先生格言》,读必择最切身心者摘书之,以置座右”<sup>②</sup>。无锡堍山钱氏家族认识到“要于春风和煦之风,卓然自有主张;纷纭酬酢之交,森然自循节度。果能如此,不论读书之子与贸易之子,即此为真孝子”<sup>③</sup>。此外,明清藏书、刻书风气盛行,苏南商贾之家热衷于私家藏书。丰富的私家藏书,为苏南家学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些商贾多以读书为子弟必修之课,研习经典,饱读诗书。如苏州范氏宗族规定:“凡族姓子弟年十三以上,诵完经书古文有志上进者,许本生亲属呈明主奉,率领到书院候验,果堪造

就者候主奉批准后到院肄业。”<sup>④</sup>苏南商业大族由贾到儒,进而贾儒融合,这是其职业选择观念的突破,挣脱了“四民本末观”的枷锁,不同于徽州家族执着于王氏心学,这也是后来苏南地区在时代变迁中顺利实现转型的关键。明清苏南商贾家族贾儒并举,这是苏南望族家学兴起的外在环境。

### (二)明清苏南望族家学传承的载体

明清苏南望族家学以治学严谨、学术明确、方法独特著称,除一般经学内容外,百家学说、自然科学知识和专门艺能的传授也是其内容。无形的家学范式,需要有形的物质载体。家学传承需要一定的载体予以实现,达到智通道用。家学是在知识传授的过程中与耳濡目染的熏陶中逐步形成治学理念、学术宗旨,其传承载体多样,通过蒙学教育、家塾以及家族内部师友相交的文教活动来积蓄力量和践行理念,家学传承的载体之间相互辉映,体现出“化”的魅力,与“教”共同形成合力。明清苏南望族家学重在教化,“教化作为向普遍性的提升,乃是人类的一项使命。”<sup>[16]</sup>在宗法社会下,教化是极重要的家族使命,家族成员既是教化的实施者,也是教化的受教者。苏南望族家学彰显的教化即是“一种由知识以及整个精神和道德所追求的情感而来,并和谐地贯彻到感觉和个性之中的情操”<sup>⑤</sup>。那么,明清苏南望族是通过哪些家学载体来达到“教化”的目的呢?

#### 1. 家族训规彰显理念

家训是家族文化的重要促成部分,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传统,而家训与家学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明清是苏南家训最为丰富的时期,如吴中叶氏《石林家训》、无锡《顾氏家训》、华亭《泗泾秦氏家训》等。其中最有影响的要属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不仅被人们作为理家教子、整齐门风的治家良策,为人处己、轨物范世的箴规宝鉴,而且被作为私塾蒙馆的启蒙教材。<sup>[17]</sup>家训微言大义,是对家族成员的“警世恒言”,也是家学、家风的重要语录载体。家训族规是宗法家族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传承家学的重要载体。正所谓“一室之不治,何以家国天下为”<sup>⑥</sup>,因而很多家族立家规、作家训,以利于家

① (民国)王季烈:《莫釐王氏家谱·序例》卷一,1937年石印本,第2页。

② (清)唐锡晋:《心斋从兄墓志铭》,民国《毘陵唐氏家谱》“志传碑表状事略三”。

③ 转引自蒋明宏《明清江南家族教育——多元视角研究》2013年版第266页,《箴三公家训六条》(乾隆三十四年入谱),无锡《堍山钱氏宗谱》卷七“先世著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锦树堂木活字本。

④ (民国)范显海等纂修:《范氏家乘》卷一五,1926年永思堂木活字印本。

⑤ (德)威廉·冯·洪堡:《全集》,转引自汉斯-格奥尔格·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⑥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学术四》,上海书局石印本1898年版。

学理念得以传承,实现对子孙的教化。明清苏南地区家训族规甚多,比如明代后期的无锡《荣氏家训十二条》、清代武进《盛氏宗规》、毗陵《唐氏宗规》等。许多家谱中载有家学传统,如苏州叶方蔼言道:“吾宗自文庄以来,世以风雅相传,群丛昆季,多工吟咏。”<sup>①</sup>通过家族训规的内化,彰显本家族的家学理念,使得家学传统在望族内得到认同,并通过实际行动不断丰富家学内涵。

## 2. 家族学校夯实根基

家学传承离不开教育,而教育必须要有教育场所,开办家族学校是进行家学传承的有效载体,汾湖叶德辉言道:“欲为阖族子弟谋培植之计,非先设小学以为基不可。”<sup>②</sup>苏南望族多用族田筹办族塾义学等,家族学校的设置非常普遍,“仰承先德,稍有余裕,于祠中创设家塾一所,延聘蓄德绩学之士主讲授课,俾族之子弟就塾肄业。”<sup>③</sup>苏南望族在办好本族族塾义学的同时,积极协助地方办好书院、社学,有的望族还直接参与其中的管理与教学,“职监龚铨于立义庄后,另立田亩,自司其事,开设经义句读学馆,里中无力从师者送入,及担负童会课等费。”<sup>④</sup>家族学校有意识地推动家学体系的形成与传递,在教学内容上侧重家学传统,聘请的塾师也多家族成员,很多在学术上志趣相投,因而家族子弟能在此环境下研习家学。家学与家族蒙教分不开,蒙学教育是家学传承的基础阶段,苏南望族深知教育需在童年,讲求学习态度和方法的培养。如太仓沈受宏亲自教育儿子,闭门督课。在严格的教育下,许多家族儿童从小即熟读了不少书籍,如丹徒陈维谦“幼好学,少长即通经,尤精‘三礼’及《说文》六书”<sup>⑤</sup>。蒙学教育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如清代常州庄氏家族的庄存与,在家族内部的私塾学习,由其族人担任讲师,“五岁,就塾读书,目数行下。”“玩今文,存大体,理义悦心;若已问,作耳闻,圣贤在坐。其平生得力之语也。”<sup>⑥</sup>是其家学所秉承的传统,为庄存与以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 3. 家族藏书导引自学

书籍是学术发展重要的载体,家族藏书体现了一个家族的精神品味。明清苏南地区藏书成风,很多望族藏书甚多,以此为契机,结合藏书引导子弟自学。昆山叶氏家族的叶春“综理有张,内外卓卓。建家塾,积书延师,以教诸子及里之子弟。尝阅先世所藏书,授诸子曰:‘若辈行己,不悖于书,可无愧也。’”<sup>⑦</sup>书籍是家学教育所必须的学习资源,虞山张氏金吾,世传家学,代有藏书。“不但多藏书至八万余卷,且撰书至二百余卷。不但多撰书,抑且多刻书至千数百卷。其所纂着校刻者,古人实赖此与后人接见也,后人亦赖此及见古人也。”<sup>⑧</sup>家族藏书有着严格的管理,确立了规章制度,比如吴江费氏家族的《养和阁矩约》。书籍是源远流长的文化载体,为家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研究资源、营造了文化氛围,使得家学成为活水之泉。藏书重在于研习,“供学者之研求,循序渐进,自能得其窠要。”<sup>⑨</sup>家族藏书对引导子弟自学大有裨益,而所藏何书更是家学的直接体现,不同的家族有着不同的藏书取向,如无锡荡口华氏家族所藏数学类的实学之书,是华蘅芳数学成就的源头。

## 4. 治生之业着眼实践

古人重视家业传承,读书入仕的治生之道不是所有人都行得通的,更多是帮助家族子弟谋一正当职业。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很多望族转求其他治生之业,渐有“士农工商,各一其业”<sup>[18]</sup>的观点。“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sup>⑩</sup>很多技艺就这样通过家学传统代代延续,衣钵相传,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传承中延续、保存、创新。苏南望族重视习业之教,一反传统“重农轻商”的思想,肯定商人的地位,提出“四业皆本”,如无锡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等提倡“惠商恤民”,认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

① (清)叶德辉、叶庆元纂修:《吴中叶氏族谱》卷五九“艺文”所载《秋吟草序》,宣统三年活字印本。

② (清)叶长馥等纂修:《吴中叶氏族谱》卷六十三,《义庄·贍族规条》,康熙素心堂刻本。

③ (民国)倪思九等修,倪文涛纂:《丹徒倪氏族谱》卷六《家塾记》,民国十一年(1922)年刻本。

④ (清)龙文洵再补辑:《唐市补志》卷上《善举》“义学”

⑤ (清)何绍章修:《丹徒县志》卷三二,光绪五年(1879)。

⑥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三《礼部侍郎序公小传》,上海书店1988年4月第1版,第3080—3081页。

⑦ (清)叶长馥修:《吴中叶氏族谱》,康熙素心堂刻本。

⑧ (清)阮元:《研经室续集》卷三《虞山张氏诒经堂记》,《研经室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72页。

⑨ (民国)倪思九修、倪文涛纂:《丹徒倪氏族谱》卷六,1923年刻本。

⑩ (清)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卷五“累世经学”。

流。晚清苏南越来越多的家族崇尚有用之学,吴县皋庠吴氏《义庄规条》(光绪五年)“族中子弟成丁之后,或读书上进,或习业谋生,各父兄当因材施教。”<sup>①</sup>允许子弟习业,自求谋生立足之力。习业也并非仅仅练习一种手艺,更多是着眼于实践的方法和能力、精通行业规范和技能,它作为一种家学载体在苏南望族中世代传承,如明清的“衙署之学”与“幕学”<sup>②</sup>。

明清苏南望族依托众多的家学传承载体对家族子弟进行教育、教化,维护了宗法制度下的家族秩序,为家族培育了人才,家业得以继承、发展。除了家学载体外,苏南望族家学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特征可循。

### 三、明清苏南望族家学特征

明清苏南望族子弟启蒙较早,自幼打下了一定的家学功底。在文风昌盛的大环境下,望族家学得到了传承、发展。历史上大有祖孙数代同治一学,更有“家学相传几百年”<sup>③</sup>的家族存在,加之科举事业发展,一定程度上稳固了望族家学文化的根基。家风家学同为一体,苏南望族重教兴化,将育德成才作为基本训规,家学、科举、教化形成一个整体,构建家族精神。除此之外,苏南望族家学在明朝中后期之后非常注重实学,讲求经世致用,尤其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很多家族顺利地实现了从传统教育到新式教育的转型,如莫釐王氏家族、无锡薛氏家族都是如此。明清苏南望族家学与文教活动实现共生发展,是家学研究不容忽视的一点。

#### (一)注重代代相传的家学渊源

望族家学发展中的领军人物,对组织和滋养家族文化有关键作用,其中很多本身就是名家大师,如苏州文洪开启了文氏家学文化传统,“其家学渊源,则自洪始之。”后世子孙“能于耳濡目染之余,力承先绪,所谓谢家子弟,虽不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也”<sup>④</sup>。吴江沈氏家族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文学世家,其理论或创作呈现家学传承特点,从沈璟的《南词全谱》到沈自晋的《南词新谱》,再到沈时栋的《古今词选》,沈氏文学世家在曲学方面的家学传承经历了两个阶段,并成为一种文化指向扩展到沈

氏作家的词曲创作中<sup>⑤</sup>,“沈氏之以风雅著者……各极一时之盛。今焦音烂漫天才,渊源家学”<sup>⑥</sup>。苏州惠氏家族的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家学承继,是清代汉学研究的大家。惠栋自幼承家学,以恪守汉说为主,精心搜集汉儒经学,认真加以整理疏通,奠定惠氏家族“尊古训,守家法,宗汉学”的学术宗旨,使得惠栋声名鹊起,引得大批学子慕名而来,入其门下,组成了经学研究团体,钱大昕、戴震等清代学术史上的佼佼者都曾授业于惠栋。正是这些学术巨擘以惠氏之学作为生长点,才有后来别具一格的学术气息。

#### (二)重视经典文集的注解疏证

基于对经典文集的注解疏证,形成学术立场,考究学术判断,既是家族教育注重培养的学习态度,也是苏南望族家学传承所必备的条件。钱振镇在《锡山荣氏绳武楼丛刊叙》中言道,“读是编者可以见荣氏家法矣”,认为从荣氏文献中可以看到这个家族进行家族管理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sup>⑦</sup>。清代常州庄氏今文之学持久不衰,与其家学传衍相辅相成。其家学风骚一时,但当时了解庄氏之学的人不多,而庄氏家学领军人物庄存与的著述也是在其死后才刊印于世。董士锡曾言道,“其时庄先生存与以侍郎官于朝,未尝以经学自鸣盛,成书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无闻焉。”<sup>⑧</sup>对经典文集的注解疏证体现在家族成员的著作之中,如无锡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金坛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此外,还有戏曲、数学、医学等方面的著述,反映了苏南地区多方面的知识发展,既有传统经学,又注重实学发展。无锡钱氏家学广博,钱基厚曾言道:“叔兄(钱基博)治兵家言、读史、熟于地理,故凡古今兵事成败得失及其形势厄塞所在,皆能抵掌而谈,言之凿凿。”<sup>⑨</sup>只有具有深厚家学文化传统的家族才有可能进行学术创新,也因此丰富了家学的文化底蕴,如丹阳周氏家族的周桂荣编著的《丹阳周氏家集》中包括周氏祖孙父子四人著作,体现了家学传承的脉络。

#### (三)注重家族文献的整理校对

明清苏南望族注重家族文献的整理,并会妥善保管,作为家学一代代传承。对家族文献的整理校对一方面是为了颂扬祖先在文化上的成就,增强对本

① 吴县《皋庠吴氏家乘》卷十“义庄规条”,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② 徐鹿卿《清正存稿》卷六《酬曾教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8册,第935页。

③ (清)永瑆、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文氏五家诗》十四卷,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④ (清)沈时栋:《古今词选》,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刻本。

⑤ (清)董士锡著,《齐物论斋文集》卷一《庄氏易说叙》,第7—8页。

⑥ 钱基博,《自我检讨书》,载《天涯》2003年第1期,第65页。

家族的自豪感、归属感;另一方面是为了给家族子弟树立榜样,以此激励家族成员积极向上的动力。主要是对先人的文学作品或是学术著述,进行整理校编。无锡荣氏家族绳武楼“凡祖考以下手著之诗文杂稿残编断简均什袭珍藏焉,无或遗失”<sup>①</sup>。此外,无锡秦氏家族作为“江南名族之冠”,更有“文献之家”<sup>②</sup>的称号,又如秦枝桂“图绘先人遗像以及碑铭传记汇为一集,逾二十载而后成,曰《金石录》”<sup>③</sup>。文献整理搜集费时费力,有的则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但为了家学文化传承,很多望族愿意投入大量精力,“著作作为祖先精神所萃,学问攸关……网罗散失,责无旁贷,虽吉光片羽,亦必汇而存之。”<sup>④</sup>家学通学术著作的传播扩大营影响,利用书籍出版来传播学术,能广泛时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如吴县黄省曾著《申鉴注》,经过自己的出版刊印后,得到了广泛的反响。这些望族出书主要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学术思想的传播,使家学得到传承和发展。

#### (四)通过姻娅关系的家学交流

明清苏南望族之间联姻制度的存在,扩大了家族的姻亲关系,家学也因此由此家传往彼族,在多个家族之间传承和发展。在子女婚嫁问题上看重“门当户对”,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门户之别,着重于双方家族的文化修养,教育是其考虑子女婚姻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无锡顾氏家族强调“今后嫁娶须选择有家法能积善之家”<sup>⑤</sup>。“婚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sup>[22]</sup>明清苏南望族联姻现象很是盛行,而且是在几代人之间延续这种传统。往往会促进家学传承,带来学术创新,借助姻亲关系来拓展家学传承实乃苏南望族家学的一大特色,如常州庄氏和毗陵唐氏的联姻,在庄存与的先祖时代就开始了。唐顺之娶庄齐之女为妻,他的女儿又嫁给庄齐的孙儿庄以临,庄以临出自唐氏家族的妻子把唐顺之之学传授给他们的儿子庄起元及其庄氏族人。唐氏家族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

等”<sup>⑥</sup>,庄氏族谱也记有“读书者,不止取科第,而务希圣贤。业笛畚者,不但求温饱,而贵兴礼让”。<sup>⑦</sup>在与姻亲家族的学术交流中会迸发出新内容,培养新人才,如常州庄氏家族与常州各地的学者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其今文经学开创者庄存与可谓是一代宗师,其传承者刘逢禄、宋趣凤等与庄氏家族有姻亲关系,也都受教于庄存与。这种姻亲之上的师承关系实现了家学文化的创生交流。家族间的姻亲关系网络不断加强,实现了家学的优势互补。从而形成自具特色的区域性学术流派,就这一点来看,家学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

#### (五)形成与时俱进的学术风气

明清是外来文明进入的高峰期,期间西洋知识、思想与信仰逐渐有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中国才又一次真正地受到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sup>[23]</sup>苏南地区水路发达,常与外商交往,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早,各种西洋知识开始缓慢地渗透到家学之中,为其家学近代转型埋下了伏笔。苏南家学持久发展的内在原因是能根据学术风潮的变化而变化,但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力求客观、引经据典,在此基础上追求学术创新,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也正是如此实学在近代苏南地区兴盛。观念更新是学术创新的前提,就“四民观”来说,明代无锡《荣氏家训十五条》中提到“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sup>⑧</sup>,这种态度反映了苏南地区的观念转变。再如,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汉学陷入空谈的弊端中,莫釐王氏家族的王芑孙则是发对考据学的代表人物,推动了乾嘉考据学向晚晴心学的转变,认为“明经者在通其义,非举其说,自考订家兴,而学者遂以此为事,宜其无致用之具也”<sup>⑨</sup>,坚持经世实用的学术风尚,自始至终不入考据。无锡钱氏家学具务实经世的特点,钱基厚曾说,“余兄弟深识文章体要贵在有用,经义史论援古证今,意在使人有所取法”<sup>⑩</sup>。统观苏南望族家学,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家学内容的延续性,才俊辈出是家学传承的不竭动力,然而其

① (清)荣善昌辑,《锡山荣氏绳武楼丛刊叙例》,1933年铅印本。

② 秦毓钧辑,《锡山秦氏文钞》扉页孙揆均题词,1930年无锡咏烈堂刻本。

③ 秦毓钧辑,《锡山秦氏文钞》卷五《秦枝桂小传》,1930年无锡咏烈堂刻本。

④ (清)恽思赞等修,《毗陵恽氏家乘》卷首“凡例”,光绪十年光裕堂刻本。

⑤ 无锡《顾氏宗谱》卷三“家训”,上海图书馆藏,1919年刻本。

⑥ 唐肯纂修,《毘陵唐氏家谱》所附《唐氏家谱》(西分支)卷六“训诫、家规”,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⑦ (明)庄起元著,《鹤坡公遗训》,载《毗陵庄氏增修族谱》卷十一“训诫”,1936年铅印本,苏州图书馆。

⑧ (清)荣汝棻主修,《梁溪荣氏宗谱》卷一“家训”,宣统二年(1910)三乐堂活字本。

⑨ (民国)王季烈,《莫釐王氏家谱》卷一七,1937年石印本,第31页。

⑩ 钱基厚,《衣钵集》序,钱基厚自辑《孙庵幼年塾课选辑》,1961年手稿,卷首。

真正成功在于家学海纳百川、独立创新的学术追求。

## 〔参 考 文 献〕

- [1] 江庆柏. 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
- [2] 罗检秋. 家学传衍与乾嘉汉学的转变[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3): 76.
- [3] 王永平. 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 349—350.
- [4] 王永平. 论六朝时期陈郡谢氏的家风家学[J]. 江苏社会科学, 2001(09): 150.
- [5] 邢铁. 唐宋科举制度下的家学传承——以史学和技艺为中心[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01): 102.
- [6] 王善军. 略论宋代世家大族的家学[J]. 社会科学, 2014(01).
- [7]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增订合卷本)[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669.
- [8] 罗时进, 陈燕妮.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02): 156.
- [9] 杜立. 古代家学的“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广西社会科学, 2010(01): 125.
- [10]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崔浩与寇谦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11] 丁钢. 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1.
- [12] 文徵明. 《文徵明集》卷一八《相城沈氏保堂记》[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3] 文徵明. 《文徵明集补辑》卷一九[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4] 吴仁安. 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33.
- [15] 张廷玉等撰. 《明史》卷一八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825.
- [16]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15.
- [17] 徐少锦, 陈延斌. 中国家训史[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684—685.
- [18] 常建华. 明代宗族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68.
- [19] 蒋明宏. 明清江南家族教育——多元视角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57.
- [20] 李真瑜. 沈氏文学世家的家学传承及其文化指向——关于文学世家的家族文化特征的探讨[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4(01): 96.
- [21] 江庆柏. 清代苏南望族与家族文献整理[J]. 清史研究, 1999, (5): 112.
- [22] 蒋明宏. 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 60.
- [23]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第二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328—329.

(责任编辑: 闫卫平)

## On Family Learning of Famous Families in Southern Jiangs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ANG Ming-hong, HU Jia-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amily learning prevailing in famous families in Southern Jiangsu has made striking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 were a lot of talented people had been brought up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Province, which promote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Jiangsu. Family learning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Province was mainly the inheritance of specific contents, ethnics and methods of study, focusing on the preservation of family spirit at that time. The carrier of family learning follow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presented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family learning in famous families advocated real learning and practical use, mapping the change of social concept. In this way, famous families in southern Jiangsu made their family learning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 the wave of social change at that time, which enhanced the vitality of family learning and maintained the family status. Family learning is gone nowadays, but the spirit still exist, which is importan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family and learning's relationship.

**Key words:** Famous Families in Southern Jiangs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amily Learning; Carrier; Characteristics